年画中的文化密码

出口成章 早唱卖诙谐

潍坊人文 第二季

没有资本开画店，年画艺人却有着“穷不怕”的本事，带上年画走街串巷，赶集摆摊，有的干脆背上画版，边印边卖，离家浪迹四方。日积月累，为招徕顾客创造出了“唱卖”的方式，出口成章，他们编的“杠条子”“杠本子”诙谐幽默。

“韩湘子出家”唱火“杠条子”

艺人们把单幅年画的唱词叫作“杠条子”。

唱卖的“杠条子”起源于什么年月，没有人说得清楚了。村里祖辈流传，最先是由年画艺人刘明伦唱响的。刘明伦，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在世，具体生卒年月不详。老家是潍县交界村，远在杨家埠村的十几里之外。兄弟三人，家境贫寒，为养家糊口，作为长兄的他毅然决定全家搬到姥姥家的村庄杨家埠居住，学印年画维持全家人的生活。故土难移，外甥跟随舅生活更是旧时代一条难堪的生活道路，舅舅过世后，外来的外甥就再难有立足之地。不到万不得已，谁也不愿意落到这样的境地。刘明伦百感交集，学艺出徒后，画下了自己的第一张年画《韩湘子出家》。

画上得道成仙的韩湘子赤着双脚，肩头用木棍挑着“狗脖儿”细的行李卷，来到自家门口唱起了化缘的“渔鼓道情”。妻子梅英和白发苍苍的老娘赶到门外，却不认识离家多年的亲人。刘明伦把这画摆上赶集的画摊时，联想起自己的身世，借着画中人的口吻，随口就唱出了“杠条子”：

出家好，出家好，出家穿起破棉袄。
韩湘子出家不回头，一天仨饱一个倒。

不想，围观的人哄堂大笑。顾客蜂拥而上，把他的年画一抢而空。从此，卖画唱“杠条子”的形式在杨家埠火起来。

《韩湘子出家》

口耳相传“杠本子”刘氏后人成套背诵

如果在卖画时连续成套地唱下去，艺人们又叫“杠本子”。上世纪60年代，谢昌一先生在杨家埠作实地考察，刘氏后人刘顺法老人还能背诵出成套的“杠本子”蓝本，有的渲染气氛，招徕顾客；有的即境编唱，饶有趣味。其中，卖老虎年画是这样唱的：

大老虎，小老虎，买了家去贴满屋。
大人看了不生气，小孩看了他不哭。

卖《摇钱树》时又这样唱：

家贴摇钱树，强其百万富。
一天摇一摇，落下无其数。
老少齐打扫，盛钱的大囤高出屋。

清代同治至光绪年间，“义和团”农民起义，北洋水师建立，出现了火轮船式的“兵舰”，这种社会现实的题材同样进入了杨家埠年画的创作。艺人外出卖画，即境现编出了“杠条子”《火轮船》的唱词：

火轮船，冒青烟，一头一根大桅杆。
丁大人，坐当中，两个应官在两边。
活的一样，真的一般。

“丁大人”为北洋水师的军官丁汝昌，后头两句是说画得惟妙惟肖。年画《大刀会义和团》也有“杠条子”：

大刀会，义和团，烧洋楼，惹祸端。
英国王子败了阵，紫竹林里打算盘。

这里牵涉到一段历史事实，紫竹林在天津，各国列强的租界地，1900年八国联军由此北犯，攻陷了天津大沽炮台，义和团“扶清灭洋”，曾一度攻入紫竹林，“打算盘”是说洋人们又在谋划什么阴谋诡计了。

村谚唱出年画兴衰　远走他乡卖画谋生

日积月累，年画艺人还把自己唱进了“杠本子”。清代中叶，杨家埠年画火红鼎盛，一时“画店百家，年画千种”。那时的情景让艺人们世代留恋向往，“杠本子”式的村谚多少年后还在村里流传：

太平丰收年，画业立得全。
发了杨家埠，置了好庄田。

在这样的盛世里，家大业大的“同顺堂”立庄卖画，宅院连成一条胡同的“东大顺”不甘落后，在外地立的画庄遍及山东境内，一进腊月，画贩云集，车水马龙，灯火彻夜通明，真像“杠本子”式村谚里说的：

三府登莱青，年年来盼冬。
一到杨家埠，办些新画子。
客人把财生，全家老少喜盈盈。

清代同治以后，战乱不断，市场萧条，年画业逐渐衰微，艺人们只得远走他乡卖画，足迹走出山东，到了江苏省的徐州那边，还兼作零星副业维持生计。有一条“杠本子”式的村谚就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：

刻版坐案子，捎带糊扇子。
到徐州卖老虎，捎带着卖判子。
赚了钱当驴贩子，
舍了本儿熊蛋子，
算不清账捽辩子。

旧时刻木版印年画，艺人们坐着，在小案子上刻印，后来才改用大案子，站着刻印。年画萧条，人们空闲时又干起了糊纸扇的工艺。“判子”是指年画里的钟馗，徐州那边钟馗和老虎还算卖得好。当地盛产毛驴，卖完画顺便把驴贩回来了。惨淡经营，赔光了本钱是难免的。合伙经营，账目纠缠不清，一时动起武来，互相捽住了对方脑后的辫子。

文人创作入年画　“老能”百事忍了

后来，村中塾师这样的文人创作也走进了“杠本子”。

文人创作的“杠本子”不像民间即兴创作那般琅琅上口，往往写在画上，再让卖画人在现场“唱”出来，但仍不失幽默生动。《猴子夺草帽》年画这样写着：

来此山道，猴夺草帽。
一场虚惊，好闹好闹。

《猴子夺桃》年画上则写着：

来此山坡，毛猴太多。
争夺桃吃，无法惹活。

年画《老能》上的“杠本子”也是文人写上去的。画里正中央坐了位慈眉善目的老人，六七个顽皮的孩子攀上他的头顶，踏住他盘腿打坐的膝盖，扯住他胖大下垂的耳朵，抚着脸抠他长眉毛的眼睛。任是百般的戏弄，老人却是浑然不觉的模样，照旧是一团和气的笑脸。老画师们祖辈传说:这老人就是“老能”。画上写道：

老能虽老，百事忍了。
打骂老能，老能还笑。
吐在脸上，随风干掉。
吃亏是福，心不烦恼。
世上之人，真可为宝。

这是清代晚期出现的一张年画。国弱民孱，时世混乱，年画艺人难免受到恶势力的欺负，至今村里还流传着潍县城里的坝崖年画市场被混混们霸占的故事。“衙门口，朝南开，有理无钱别进来”，善良老实人只有“吃亏是福”地忍耐着。

这是唯一一张让人看了辛酸的年画，除此之外，杨家埠村再也找不到这样令人辛酸的年画了。即使是在这样的年画里，艺人们还是在“老能”的胸前画了金元宝，让人发财的神仙“善财童子”也加入了戏耍“老能”孩子们的队伍。“模样要欢喜，出口要吉利”，若非如此，就不会称其为杨家埠年画了。